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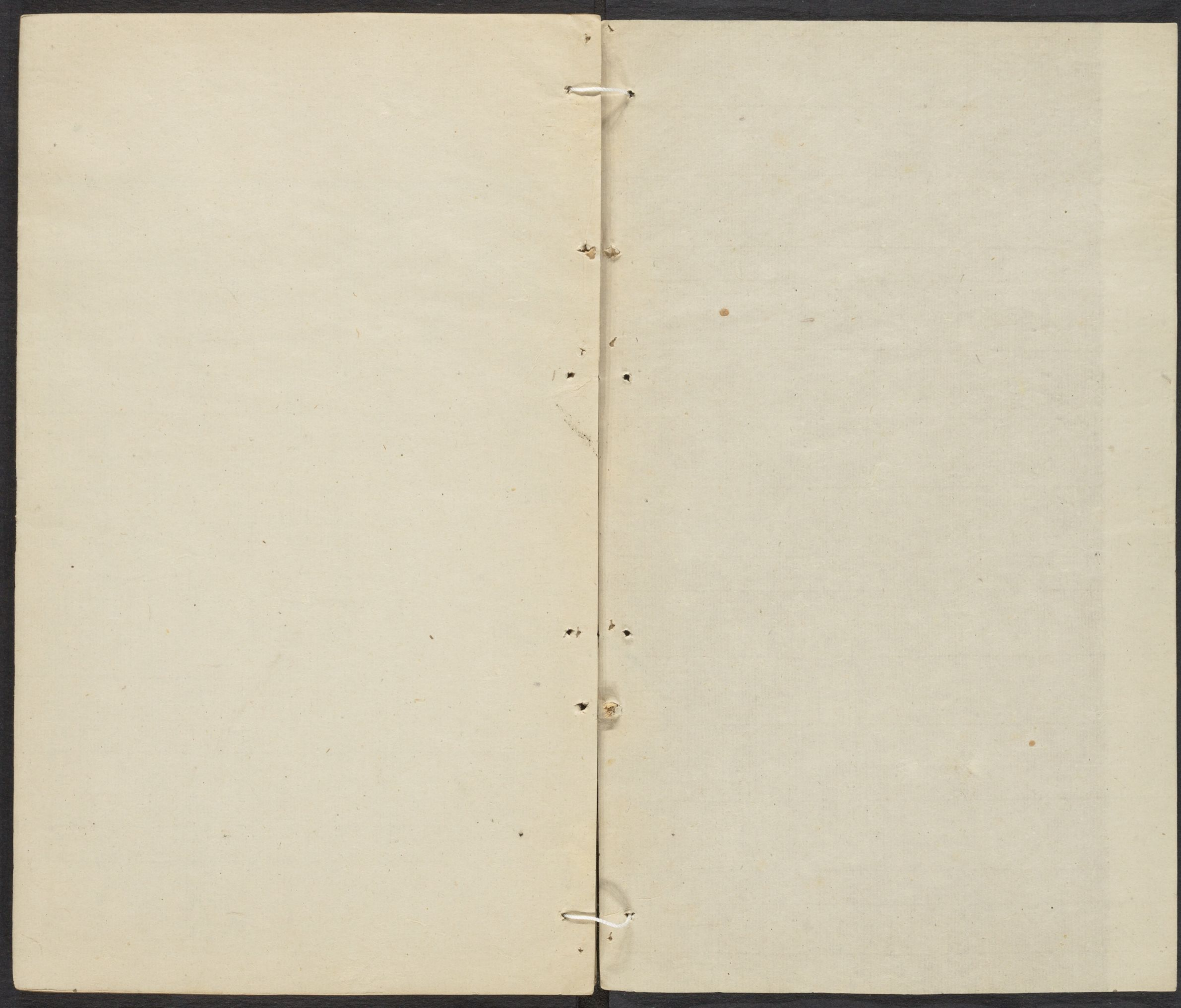
2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8 1932

CHL 1060/4208B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二卷

學十

人倫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
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
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
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
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
安寢只不起與不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總着此心做便
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問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
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馬家巷念倫五十二卷

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
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
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
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
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集覽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
子之疾不同按漢書第五

倫字伯魚長陵人峭有無私京兆尹閭與魯為一簿著督錢祿領
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光武詔書嘆曰此聖主也一見
史矣章帝時擢為司空或人問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遺吾
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卒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
見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皆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問人子事親孝醫
如何曰最是人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
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
却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

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
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
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
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
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
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
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
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
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統脩身使到刑
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
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

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
叱狗於親前者亦有其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
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
則如之何曰彼必有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
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
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
自有一箇含蓄意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
交乃此意否曰是也集覽
子思亦嘗出妻家語後序自叔梁紇始
以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亦出妻於
孔氏三世出妻如漢書鮑永孝養後母其妻嘗於母前叱
狗求即去其妻家語魯參後母遇之無恩俱養不衰其
妻以蒸黍不熟因出之入曰非上出也參曰蒸黍小物耳吾欲使
孰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交紀不出惡言樂毅曰君子絕交不出
聲

○問再娶昏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

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以約終身夫婦也但
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如大夫以
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
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勿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
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
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
此然有差等耳

涑水司馬氏曰其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榮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

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遠天天不可得而遠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下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齊梁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

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
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
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
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
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問人不幸處繼母具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
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
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集覽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
子去淫去如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
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
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言說

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
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
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
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
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尤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
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
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
昔聖賢曾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放之則惟
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天
婦者天屬之所曰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
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

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覺是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所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執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槩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

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息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惟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又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友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

者天之所命而非人力所能為有是惟則具是道初不為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去者漸滯涵養之使其使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勅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為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折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為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為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不可不講

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則五常自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嘆也邪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
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
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又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集覽
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詭身嘗驕慢不恭為傲是也
○事親大節自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
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
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
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從但父母思念之心
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婦長
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遠
滾入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

常君知君道臣知臣知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
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
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
暇他為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
之間大抵以清勝理以恩養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
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
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異越居雖
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
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也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
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古之人得

其師傅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傅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
待之踈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
鄉黨親戚亦然○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
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
以上必皆不肯其有涖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
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
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未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
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其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
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
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

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
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
稱其情而已下卒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
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
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
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
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已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已者處則有以爲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有以
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聖田呂氏曰古者處若而不乞言處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

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逐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嚮也則進與其嚮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必取之亦以進人為善不為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為善之意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候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當寧有氣節節志於事知巴州化成縣并調華原上進士
薦為知涇陽縣所至比日有政績尤輕則案義急人之為惡及人之有
中稱其賢官
至聖中承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于復之日進也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集覽

按唐鑑魏瓘謂郡人文章見推當時中進士第元和初為國子博士
史館脩撰性峭鯁嘗面斥宰相李逢吉之過出為廬州刺史後拜
諫議大夫卒蓋文張籍按唐鑑籍為江人善古詩及書翰行草率
進士歷水部員外郎官至國子司業籍性狷直不容物是時韓愈
以文衡輕重天下士而籍為愈客且薦于
朝自是各播人口一時賢士爭與之游

和靖尹氏曰學者雖是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
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
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宋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

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

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集賢見明

道于汝按一統志汝州各屬開封府按宋鑑程顥於熙寧間罷也

以親者未近假監居得益汝州監稅故宋公揆來見也
五峰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

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度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
小人者幾希矣

天下平李氏曰其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
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

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者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
徒議論問答其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子學之後

道失所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

群所以相傳受者為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藥師

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

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

之大哀耶○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群居終日

可以
聖天

天下

拍切磨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
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天子之言往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所質亦豈能不益師反而獨
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
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
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
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
在君旁則爲君死如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
有在不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
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

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早居則經

必嚴其師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
然後篤敬上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
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
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漢又者其所
從來者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
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
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
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
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其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迂之
哉

本朝
理學
遠過
唐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康曰師田弟子云者及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嘆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及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若

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死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已知識隨已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寡然憫然畧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一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與

雙峯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

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
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
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於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
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
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季
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
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徒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
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
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
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
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礱氣質之益

本朝安定胡公首倡兼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
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為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
散在四方者亦皆循七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
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竟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
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
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
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於時能使人義既乖而復正公道
又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

曾魯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
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九在朋儕中切
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尔不能日

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九來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九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非孟不轉之意於盡言盡言必資來學而致于以亦資於九辨五四大者亦皆前以辨論而直之立蓋如平出以資於九辨辨辨而致於盡言而不為口耳之習也一辨習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本牌安家則必首出於用之學必知其對學若此必資於九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二卷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上下文勢之意如克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同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核得義
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
在不讀書則終着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
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擇已
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
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之覽亦自為害故
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
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晝夜象意之
表此蓋其所自為者如此

初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
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集覽呂獻可
按宋鑑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性純厚家居力孝進士登第累官按史中丞
王安石初拜參政誨言安石好執編見天下必受其禍出知鄧州
誨三居言責皆以憚奏大臣而去及安石行新法司馬光始服其
先見居洛病困目已瞶司馬光往視之乃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
君實勉之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九聖
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
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虚心切已虚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
不為虛說○讀書須且虚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

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
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
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與庸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
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
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
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孝
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
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
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
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如
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

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擴於胸次而驅逐聖賢之言
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別事與說之

謂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集覽

郵書魚說之謂韓非子云先王有郵書而

後多燕說

○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

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
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
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讀書有箇法只是剝刮淨了那心
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
要虛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
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
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

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一去看○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嶮峭却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旨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總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齋處便是接續其要得人

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得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孰底義理玩味待其泐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文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間不可貪多集覽蘇按宋鑑蘇洵眉州人始讀

然為李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二子軾繼固卒進七父子文章遂擅
天下宰相韓琦奏于朝除校書郎尋以為文安簿脩纂禮書卒贈
光祿寺丞有文集三十卷謚法三卷傳世初王安石各始盛
詢以其不近人情作辨奸論及安石用事人服其先見云 ○放

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
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

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

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列先

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

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夜

放心却去讀書逐一覽無遺陳烈按宋鑑列侯官人李行端
劾勸導古禮御童僕如對賓客

仁宗屢詔不起公卿即守卿老交章稱其賢以為本州教授召為
直講皆不拜後以宣德郎致仕與陳襄如移周希孟為友閩人解

四先○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

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心也多矣且胡為而不
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在

乎○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

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

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

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

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

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不覺則隨文逐義理越期限不見悅處

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友來就自家身上

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

身上求

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
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
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已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
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
地認始得若只逐服解過去解得了也便休不濟事○讀聖人書
當及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礙坑不自安處講學
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執讀深思且如
人看生文字與執文字自是兩般既執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
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
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
是一般又稱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何

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以
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
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其之始學亦如是爾
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果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
者有一種則舍去朋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
種則一向泛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者須要執着執思又久
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
只貴讀上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
有只貴乎讀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
牢縱饒執着過心裡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

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如孰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了又思了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兢兢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服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其舊古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

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口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若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義理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韓退之謂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沉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柰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着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

終身
事業
在此

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上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
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
胸腹斬上蕩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如
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向疑難
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
與自家交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上落落
在心中皆說得去才好○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
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
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
處事常教此心光陰陰地便是存心豈可几百放下祇是靜坐○
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總問仁問知終身事業

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
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
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
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稍頭備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
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此義理以為是亦
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
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
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
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
但患人不仔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個甚麼要將
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集覽

箕子按史記箕子名胥餘商紂廢况見紂無道諫不听拜

狂為奴紂囚之武王克殷訪問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武王封於
朝鮮迥作八條之教尚禮義富農桑人不為盜外戶不閉國人化
之○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自可
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抵牾若真個逐處逐節
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
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
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者若用工麓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
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
沉潛文復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
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
是了未可使說道是更須文復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
於理者文復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

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
講學正要文復研究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
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
處○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籠心若曰何必讀
書自有個捷徑法便是候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
色包裹在裏許無緣便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
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
去盡骨方見髓使籠心太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
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
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日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
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

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個
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
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虫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
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及來
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頭上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
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個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
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
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
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
中則說矣其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紙一子

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及求諸身一
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
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
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
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
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讀書須
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孰自家之心便是聖
人之心其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
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
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裏處方

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沈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

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其深喜之以為有

補於學者集覽

涉獵諸篇博覽曰涉獵漢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涉獵諸篇博覽曰涉獵漢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

登山獵獸無處不到但不能精詳所以不能為真儒也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

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昆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

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

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記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

念而數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

溫習乃為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

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求別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

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

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徒昏

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

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

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

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

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也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

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

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

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

聖賢言語意味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

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

又看一段如此至二三十段亦未解便見個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鶩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從逐指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虚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却又多和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喜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

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聲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會向后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細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稀略綽說過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讀書口徒逐段子細看讀

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提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一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仔細讀誦教孰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繞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恋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其嘗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

道學
俗學
之別

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
讀得此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
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
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與寢食俱
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一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
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此兒小可一二十里
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
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
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
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就讀書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

聖人
七通
八達

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個疑便
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
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傍本看教心
孰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
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
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目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
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
上面繞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至
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所謂本諸身
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管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個田地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

性理大全卷之三

論語

四

寬以居之聖人多說個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體之○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攷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緣把書來讀便先立個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統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孰只是這個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回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

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誦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誦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畊為學亦然今知為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

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其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總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總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

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脉絡自開○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個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提醒在這裏他人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個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揚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其初疑解春秋寸心靜其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集覽羅浮山按一統志其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三十里即道書十八洞天之一昔有山浮海而來博於羅山合而為一故曰羅浮又曰博羅南越志山高二千六百丈周迴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王鶴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綉堆瑁洞之幽者曰金波石曰朱明黃龍朱明黃依水蘆胡蝶大小二石接登之可望滄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

山相接處有石盤狀如橋梁名曰鉄橋七帶兩石柱亦曰鉄柱人跡罕到又有跳魚石伏虎石河橋池夜樂池卓錫泉皆茲山之奇也○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被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當正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辭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舍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見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肯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

據己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立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各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及復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向着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子雲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

不鮮得不成文王猶勤面况真德乎今世上有一歟議論成就後
生懶惰如去不改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
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
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
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
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着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
得審大槩病在執者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
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
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鑿去舊見以來新
意此說其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人學者有二種病一
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難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

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関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
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個難又怕性格遲鈍又
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恁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
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
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
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
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
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
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上夫不得力○東坡教人
讀書小簡其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主即書云少
年為學者每一書皆
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及取但得
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

此條最為親切

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皆放此若李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絕括得此小便把已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子書孔子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子之心將孔子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子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子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最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課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效與誇王陽以衣裘微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候

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孰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是以前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最簡集覽是賦欲殺青以寫漢書書按漢書恢長垣人順帝時為南海太守子祐年十二隨至官恢欲殺青簡寫漢書以祐諫而止馬援以意效與誇按漢書馬援後陵人建武初為隗囂奉書詣洛陽見帝悅之既而歸漢拜龍圖太守伏波將軍討平交吐及武陵蠻封新息侯初接在交趾嘗植蔗茲實能育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治有上書讚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詔收其印綬注意茲蔡名味其為主風温痺下氣久服輕身延年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按宋法李常建昌人皇祐間舉進士熙寧初為右正言時王安石方更法常言其不便哲宗時上言七事拜御史中丞少與兄弟讀書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萬卷於室名曰李氏山房蘇軾笑為仁者用為記其事云公穀傳夏嬰曰公穀傳乃○讀書最便最省事公羊高及穀梁赤所作者與左氏為三傳云○讀書最便最省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

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
以為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及來固
不害為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遂處各自見箇
道理又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
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
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
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
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
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事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
可處○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
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四卷

學子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
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
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
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
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
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事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
可處○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
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

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
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
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躰用
之大略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疵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
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
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躡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
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
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
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
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
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

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是聖賢爲
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
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躰統都具玩味此
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
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
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
中庸以攷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
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務從約而
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攷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
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
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

當以序進每畢一書自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
益其餘亦須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
切泛濫之累矣○其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
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
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云攻那難底中庸多
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學處
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學
者須於此數書孰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熟讀之不
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
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
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

孰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
而讀語孟者又須逐意熟讀功已深思不通然後攻諸先儒之說
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獻
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
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慙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
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
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須刻悠悠意態則
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
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
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
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二書言之其篇章文句自

為本
立

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
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
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不
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孰讀精思者
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
聞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
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結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
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夫大抵觀書先
須孰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
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
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

塞則其充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破矣復以衆說互相
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
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
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隨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
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
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
䟽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
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
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到中庸又謂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

王者
學者
所當
守

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孰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躰
驗二也理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王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
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孰熟後更看
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
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集覽鏖戰一陣按漢書霍
蘭下皆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戰文頤曰鏖音意曹反顏師
古曰鏖字本從金鏖聲傳寫訛耳鏖音謂若擊而多殺也言若戰于
臯蘭山下而多殺虜也今
俗猶謂自擊之甚者曰鏖○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
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看文字當如大艦高艫順風張帆
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絕離小港便著淺濟甚事文字不當如
此看○問看文字為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虚心逐一說看去看
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

一個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你便
自知他好惡○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依道理尚見得未
定猶沒奈何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
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孰後方始會活
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
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
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况於義理前
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
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舩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也
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
有勿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

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
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怕不得有疑處且漸七思量若
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
一向近前迫看反為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
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
慈祥寬厚為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
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
下放開闕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
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
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渾淪物
事又又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

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解
友講論假無朋友又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更有然
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問看
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
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
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其舊日
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
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看文
字須大段著精彩看從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乃劍在後
一歛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
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

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語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已用切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此窒礙方有進益其解論盡訓詁皆有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却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敲穿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

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看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其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峭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舩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舩識底人看便見

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註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
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
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
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味
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
也又曰其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旨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其著
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
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本作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
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集解
說恐後多難曉故集註盡攙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
添一段說話只把這個熟看自然曉得莫在費心去外面思量○

着講解不可專拘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
中語直無過當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已
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
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
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
文字端坐熟讀又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
見得只於外面捉摸個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
看須是輕七地挨傍他插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七不得須是
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
者觀其所為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

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問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生讀書未會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摩一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有深意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水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末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嚴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友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静精密則自然真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然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

謝揚
所見
各別
觀書
大法

退歎然常若不足方能進○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治長
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塔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
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
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
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
以玩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
通而義理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及度由是而稽諸經與
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
一定自不復有錯鉢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向友古又可也

故讀論語如對孔明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

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三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

人矣集覽杜子美按唐監杜甫字子美杜陵人其先自襄陽徙河

待補字賢元後轉檢校工部員外郎甫博覽群書善為詩歌賦命
汪洋千態萬狀至陳時事律切精深世號詩史元稹謂詩人以來
未有如
子美者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

句看以下讀○大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讀書

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

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

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

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

聖人
所以
作經
之意

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
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具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
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
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
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
書得全別一做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實
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
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
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軀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總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

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事

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補註朱子曰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

便是立誠伊川說做兩事明道只做一意明道這處說得脩有
愚按此條是明道各蘇季明語伊川說脩辭為擇言立誠為篤志

作兩事說見前
丙積中善條

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

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

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

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

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

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識達所得多矣雖

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六經先王之經世之迹春秋正史得失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龍犀負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白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以

全得側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個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為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成荆公之學書却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及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

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辯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及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奔繞着過了便為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資問而終日受此黯黯以自欺也今日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

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作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二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夫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咏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無嶮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孰着時孰玩味時孰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只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孰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

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口認
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
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其力行之以入聖
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已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
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朱傳自其象數
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
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
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然後及乎六經
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
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
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

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
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
如且看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
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竟讀他經却易爲力○問近看胡氏春秋
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其嘗
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
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
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準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
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
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
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

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個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字思何故說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入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個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個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個道理渾淪周徧不徧枯

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軀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具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軀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孝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扭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獻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孝業一獻非爲己之孝也魯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軀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李似李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孝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其聞之竦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去

細去

實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及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
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及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
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
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
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
因地而較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
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
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
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
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數教深遠得以下論○漢儒之談經

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三平可謂知要乎惟毛公重相有儒者氣

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比賢人之德業矣集覽注

按漢書毛亨治詩作詁訓傳以授從子長為河間獻王博士時
稱亨為大毛公長為小毛公長封樂壽伯董相按漢書董仲舒為

江都王相
故曰董相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目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
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
書字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
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其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
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正經有幾個字在方好○聖經字若個主
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
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

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二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令人先添者却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並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其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

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云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差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紙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矢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有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

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致有不是敗者致有是底讀史○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幾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致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全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而溉田若是讀書果

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望有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史只有兩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知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卻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開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曉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

個權衡多為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后又添至共和。后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常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個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史無討頭處。一二云更無蹤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

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止。然後却來看他。○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他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不好。然得似他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淡洽芝曰正緣是不淡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一百字。有何不可。○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馮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替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

方是若只是略踣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其事讀一件書須心
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
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揚至之患
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
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
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册計若初且草讀一
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
若無定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
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
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何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
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

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畏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
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
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
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
謾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
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
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

之平

隗瑗于定國按漢書定國郊人父于公為縣獄使有陰德嘗

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後
甘露中拜相封西平侯趙蓋韓楊之死按漢書趙廣漢張敖吾人宰
茂才為陽翟令有治行廷京兆尹發奸適伏如神威制豪強小民
得職元康初以私心論殺人被劾竟坐要斬○蓋寬饒魏郡人宰

賢良對策高第嘗為衛司馬遇士卒甚有恩及歲代衛卒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厚德宣帝嘉之擢司隸校尉刺卒無所避後奏封事犯上意執金吾府會劾奏寬饒大逆不道下使寬饒自益殺奔之○韓延壽燕人昭帝時以父義諫而死宜賞其子遂擢延壽為諫大夫歷淮陽潁川東郡太守延壽為吏崇禮義好古教化所至令行禁止為天下最稱慕望之互相按劾上惡之下獄尋奔市○揚輝華陰人敞之子宣帝朝以廉潔無私為中郎將尋擢光祿勳封平通侯既而為戴長樂所劾廢為庶人或又告其怨望等事下廷尉獄論其大逆不道要斬于市○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胸次瞭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

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畜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亦不為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志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閣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使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

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聖賢大全第五十四卷終

